

觀看有道

阮義忠的《都市速寫簿》

六月中旬，知名華人攝影師何藩的去世，引來時下攝影界對於黑白人文影像的追慕。在如今攝影器材更迭愈見頻密、製圖與修圖軟件不斷升級的年代，幾乎不再有攝影師如同半個世紀前的何藩等人那樣，單純用一架相機和一卷膠片記錄生活了。

何藩的去世，讓我想起另一位華人攝影師阮義忠。何藩用相機捕捉香港中環街景，阮義忠日日面對的是工作與生活的台北。在他的攝影集《都市速寫簿》中，台北的車流、人流、商店櫥窗、遊樂場和戲院等風物，以黑白影像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眼前。

■阮義忠



■《都市速寫簿》，阮義忠著，中國華僑出版社

■《東區》，翻拍自阮義忠著《都市速寫簿》

書中，阮義忠多次提及自己一直想逃離台北，逃離擁擠吵鬧的人群，去到某個清靜、無塵雜的地方。雖然他最終發覺自己的生命早已烙上這座生活數十年的城市的印痕，在書中不少章節裡，他仍舊毫不避諱地提及自己對於都市生活的抱怨與拒斥。何藩鏡頭下的香港每每浸在和美的光影中，看得出攝影師對自己出生並成長的地方懷有遮掩不住的依戀與愛慕，但阮義忠不同。我們在他講述台灣鄉間生活的攝影集《人與土地》中見到的憂傷而甜蜜的意緒，在這本記錄都市生活的集子中，卻再也找不到了。當阮義忠拍攝生長於斯的鄉間田野與河流的時候，他是懷着鄉愁的；而當他拍攝台北街頭紛繁景致的時候，卻顯出冷靜克制，以一種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身份觀察世界。

說到這裡，不得不稱讚一句黑白攝影的魅力。相片中只有黑白灰三色，敘述及表意卻張力十足，可冷可熱，可近可遠。我們在《人與土地》中見到的黑白影相是帶着體溫的，也帶着一些時間流逝的懷想及憂傷，而在《都市速寫簿》中，黑白相片嚴肅而冷峻的特質則被放大開來，將個體身處都市冷硬空間中的不適與慌張摹寫得恰到好處。阮義忠與眾多離鄉遠行的遊子一樣，雖說在城市度過大半人生，骨子裡卻仍是水田間嬉戲的樸素少年。當他以少年般誠懇的眼光打量這座城，又怎會不為城市光鮮表象背後的虛浮甚至罪惡而感慨呢？

■《敦化北路》，翻拍自阮義忠著《都市速寫簿》內頁



■翻拍自阮義忠《都市速寫簿》內頁



同樣是黑白影像，何藩的作品更考究些，構圖與用光種種都細心揣摩過；阮義忠則更隨性，抓拍的感覺更強，正如他在書中提到的那樣：「接近一座城市的快捷方式就是讓自己迷失其中，沒有目的地遊蕩」。在某種程度上說，「沒有目的」正是最大的目的。

稱《都市速寫簿》為一本攝影集並不算恰切，因為作者將相當一部分篇幅留給了文字。每一張相片旁都配有一段或數段文字，而且，那些文字並非普通意義上的圖片說明，也不單單是影像的補充，而是自成邏輯的。阮義忠不單藉助這些文字告知讀者相片拍攝的時間與地點，亦由此回憶自己拍攝這些作品時的心情，甚至對於當時社會政經及文化諸多情勢的變遷亦略作交代。說得私密一點，這些文字與圖片擺在一起看，是作者在台北街頭行走的心得體悟，而放大來說，這些與個人經歷息息相關的街頭風景，又何嘗不是不同年代及不同社會情境的映照。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當作者由初入城市闖蕩、時而迷茫的鄉村少年成長為台灣舉足輕重的藝術家，他所居住的這座城市，也從一個無序無度、被旅行家詬病為「最醜都市」的地方，漸漸變得整潔而得體。文字與圖片的結合，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小敘事與大敘事的結合，是將個體經歷嵌入時代發展的巧妙安排。

冷靜克制的旁觀者

全書共收錄一百六十餘幅相片，分作四個單元。前兩個單元「今與昔」以及「聚與散」分別討論城市中時間與空間層面的變動，後兩個單元「是與非」以及「空與有」更形而上一些，從那些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紛紜人事中，提煉出哲學或心理學的道理來。道理人人都懂，透過影像的方法呈現，更多了一些鮮活可觸的親切感，且不至於流於說教。阮義忠深受法國知名攝影家布列松影響，推崇黑白攝影，強調「決定性瞬間」之於紀實攝影的價值。《都市速寫簿》中的相片雖說是一個個凝固的瞬間，細看時，每一張都頗富動感，與川流不息的都市景觀對應來看倒也十分契合，可見作者對於「決定性瞬間」中強弱與主次的拿捏，均不失精道。

用凍齡的觀察力，拿捏時代脈搏

作為新聞從業的晚輩，根本無法不佩服江迅。這幾十年來，他對時事所保有的觀察力與高產的寫作從未間斷。而更令我這種年輕後輩慚愧的是，他對於眼下這個新興時代的觀察，只會比年輕人更細緻和走心。我甚至好奇，在嚴謹專業的新聞寫作之外，他怎麼還會無時無刻都有那麼大的熱情，去關注微信生態下的種種碎片訊息，予以捕捉、解構、再理出頭緒，化為《思想的流螢》中這些敏銳巧思的有趣文字。

有趣，是對這本書的第一觀感。基本上一本書好不好看，翻目錄就能知道大概。《思想的流螢》完全沒有所謂「思想」的厚重沉悶感，至少對我來說，一看目錄就覺得每篇都好吸引；父母逼婚、小三勸退、制服美女、大叔魅惑……以及連我看了都覺得自己out了的最新審美標準：A4腰、i6腿和Papi醬，和才剛剛上映沒多久的《不二情書》，這些小文的內容，全是當下這個時代熱度最高的流行現象或議題，讀來輕巧上口。

新聞行業總是在注入新血，這也讓江迅有了觀察年輕人生活狀態最直接的環境，新世代在關注什麼、喜歡玩什麼、困境又是什麼，他洞察入微卻不帶長輩的絮叨，用開放的價值觀把種種現象寫得妙趣橫生。對於逼婚，他強調與父母好好溝通才能帶來理解，對於引發爭議的Papi醬，他認為是一個「有態度」的美女子。而對於真愛，他說只要心態

積極，有可能到70歲還有熱烈愛情和健康心臟——我一點都不懷疑這點，是因為他本人在這些文字中所展現出的「凍齡」的觀察力。而越讀越慚愧，則因為我比他年輕幾十歲，明明同樣每天也在刷朋友圈、用表情包，但在同樣面對不斷湧現出的流行語彙時，卻少有如此細心觀照的熱情。

輕巧，不代表輕淺，這本書雖然是在用「淺閱讀」的時間，去講這個時代的種種，問一個問題，以閱讀與寫作的深長情懷，和對眼下香港時局的直言不諱。事實上，基於長年的一線新聞工作，少有人會比江迅對當今中國所存在的問題更敢言，他針砭時弊，但對家國的愛卻始終如一。不該妥協之本，他的態度也絕不含糊：面對「港獨」喧囂而不敢正視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種罪惡。

對眼下港人「不快樂」的情緒，他更以心明眼亮的理去服人：「經濟民生最終基於民主政制，達至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思想表達的自由開放。這都不錯，沒有人否認，重要的是要一步步來」。沒有什麼可以一蹴而就，太過「執着」當下的一朝一夕，只會陷入自苦。他以在港居住半生的經驗，道破了我城的掣肘：什麼事都用輸贏定論。其實人世那麼長，哪有那麼多你死我活的決戰和輸贏呢？太想去贏，卻讓全城皆輸。「願意退而求其次的知足者，才會自感長樂。」

而對於閱讀與寫作本身的敬重，則穿插在整本書

行文的字裡行間。眾所周知，江迅這些年來一手打造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系列，持續不斷將華文世界最優秀的寫作者請來香港，年復一年，個中辛苦常人根本無法想像。

有時也會不解於他周而復始地操勞，究竟動力源於何處？然後我在這本書中讀到他寫：「費盡心思請來作家學者，不只是為了給讀者簽個名。」而希望更多人能透過聽一場講座、問一個問題，以閱讀為媒介，生活變得寬廣。誠如他所說，先秦莊子有「讀書養膽」說，宋代朱熹有「讀書養心」說，文豪王安石有「貧者因書而富」說……正因為他本人對讀書和寫作所懷有的深厚敬意，才讓香港書展中的這一品牌成為了兩岸三地最好的文字風景。

如果我們相信閱讀會帶來讓生活變好的可能，就更該對那些一字一句鍛造文字的作家心懷感恩。讀完《思想的流螢》的第一時間，我只想感謝江迅有這樣一顆「凍齡」的心，那些從年紀上遠該比他更貼近流行文化的年輕人，卻少有人能帶着他這樣善於觀察的眼和能夠同理的心，去釐清諸般熱點的龐雜碎片。他對於這個時代各種大小議題的敏感度，與他精準文字的結合，將這些文化現象分析得生動精彩。而這一篇篇趣文背後，則是我們所身處的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正跳動着的脈搏。

《思想的流螢》

作者：江迅 出版：明報出版社

文：賈選凝

書評

書介

圖文：草草

樂者樂也——有耳可聽的便應當聽

作者：陳永明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形象拘謹的樂壇巨人巴哈，原來會寫活潑的《咖啡歌唱組曲》。才子舒伯特的組歌曲：《冬之旅》，沉鬱的旋律竟然深受喜愛，至今錄音作品超過百種，歷年不衰。熱愛西洋古典音樂的陳永明，跟讀者輕鬆講述其賞樂生涯中值得細味的音樂風景。他從器樂與聲樂兩大類別中細細爬梳，介紹管弦樂的組成部分；協奏曲、獨奏曲、室樂的意趣趣味；歌唱組曲、神曲、歌劇、芭蕾舞劇的生意盎然，更側看作曲家、指揮家的情感與個性。

叫我自己親愛的：瑞蒙·卡佛談寫作

作者：瑞蒙·卡佛

譯者：余國芳

出版：寶瓶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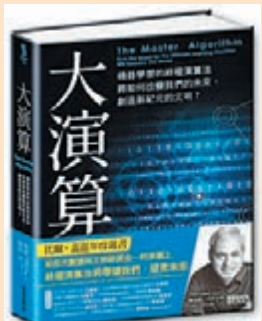
為何卡佛從不寫長篇小說？誰是他寫作生涯中最重要的推手？卡佛心目中的好作品，標準為何？卡佛出身寒微，十九歲即奉子成婚。接下來的數十年人生裡，他為了一家四口的生計奔忙，屢屢跌入困境，乃至最終亦步上父親後塵，成了酗酒之徒。然而，即便在最困頓時，卡佛對文學的熱愛仍堅持不變。本書收錄33篇從未正式發表過的散文隨筆與書評，隱含了卡佛對好作品的準則與期待，不僅讓讀者首次有機會一窺卡佛的生平、經歷，甚至內心世界，更是開啟寫作之路的叩門磚。

大演算

作者：佩德羅·多明戈斯

譯者：張正苓、胡玉城

出版：三采



比爾·蓋茲的年度選書，揭開大數據、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的秘密。華盛頓大學電腦工程系教授佩德羅·多明戈斯（Pedro Domingos）破解了一個在機器學習領域中長久以來的瓶頸，成功把機器學習、哲學與人工智慧結合起來。他指出，機器學習有五大思想學派，每個學派有主要的演算法，能幫我們解決特定的問題。如果有人可以成功整合這些演算法的優點，就能發展出「終極演算法」，便可以從大數據與人工智慧中，獲得世界上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所有知識，將創造新紀元的文明。站在大數據與文明終將合一的浪潮上，終極演算法將帶領我們，望見未來。

陳墨評金庸

金庸小說評論家陳墨於之前的香港書展期間參與了「金庸的武俠世界」講座，生動講述開始評說金庸武俠小說的緣故，以及分享其與一般武俠小說的不同之處。陳墨由1985年因為朋友介紹開始接觸金庸，之後每一年的寒暑假都在看武俠小說，他笑稱這是個人的「武俠文化節」，持續了六年一直在複習武俠小說，還辦了一個讀書沙龍與朋友一起聊金庸的武俠小說。其後在一次交流會中，向一位雜誌主編說了一句「金庸比我們談論到的所有作者的作品更有文學價值」之後，便被約稿，開始了寫金庸的評說。

評寫金庸的過程使陳墨對學習的看法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陸的學習傳統是學習標準答案，只背教科書上提供的完整答案。沒有人會與我們說要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感覺的判斷，並有勇氣說出對文學現象或作品的看法，但金庸的小說卻讓我有了這個想法和勇氣。」陳墨又說：「中國的傳統小說本來就是通俗的、流行的讀物，中國四大經典《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和《紅樓夢》也是四種通俗文學的最高水準。這些通俗文學能經得起時間的洗滌，我相信金庸也可以，這也是我開始寫金庸評說的動力。」

經過多年的閱讀和交流，陳墨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武功和練功方面與其他武俠小說截然不同。在武功方面，它更為文學化，在敘述的內容上放入典故和詩詞，使讀者讀起來更有詩化的味道。另外，它的武功也更具個性化，書中角色獨有的武功都是對其個性的描寫，陳墨舉例：「《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他的百花錯拳，這種不按規律的出拳方式，是他的性格錯失和命運錯位的暗示。」此外，金庸小說的武功也富有哲學的原理，試圖描寫武功在學術層面上的解釋，陳墨說：「陳家洛的庖丁解牛掌，它來自莊子的一則寓言，意指只要熟悉牛的筋骨脈絡的位置便可以在解牛時把肉和骨頭完全分離，可見金庸在構思武功時富有哲學思考。」而在練功方面，金庸亦有其獨特的安排，陳墨解釋：「例如《射鵰英雄傳》的郭靖，他的經歷可以做教育行政部門的教科書了！郭靖的小學老師是江南七怪，把他折磨得半死但長進很少。而他的中學老師是全真七子的馬鈺，他萬教於樂，使他在短暫時間內內有很高的長進。而他的大學老師是洪七公，他極富智慧而且因材施教，使他突破自己，可見金庸在安排練功過程時表現了完整的教育過程。」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洪嘉禧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